



青少年诺贝尔文库
· 中学版 ·

· 让 · 孩 · 子 · 与 · 世 · 界 · 上 · 最 · 美 · 的 · 文 · 学 · 相 · 遇

窄 门

Strait is the Gate

[法] 安德烈·纪德/著
陈诗雨/译

孩子因阅读而成长！

《窄门》，一部令人体悟世间真挚情感，
触摸人生苦涩，学会坚强面对现实的经典之作。

窄 门

[法] 安德烈·纪德 著

陈诗雨 译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窄门 / (法) 纪德 (Gide, A.) 著; 陈诗雨译. —北京: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, 2013.8

(青少年诺贝尔文库)

ISBN 978-7-5640-7787-7

I. ①窄… II. ①纪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24336号

出版发行 /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/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

邮政编码 / 100081

电 话 / (010) 68914775 (总编室)

82562903 (教材售后服务热线)

68948351 (其他图书服务热线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itpress.com.cn>

经 销 /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/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/ 5

字 数 / 87千字

版 次 /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/ 19.80元

责任编辑 / 梁铜华

文案编辑 / 武丽娟

责任校对 / 周瑞红

责任印制 / 边心超

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, 本社负责调换

1

我在这里讲的经历，要是别人可能会把它写成一本书。然而，这是一段用尽我所有德行，并倾尽全力生活过的经历。我只能简简单单地把我的回忆书写出来，这些往事有时显得断断续续，但我不想虚构些什么来弥补。花在修饰往事上的力气，反而会妨碍我在讲述时能够获得最后的乐趣。

我父亲去世的那一年，我还不到十二岁。我的父亲是一名医生，生前在勒阿弗尔工作。父亲去世后，我的母亲觉得这里没有什么值得牵挂的东西，才决定带我搬到巴黎，希望我能够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。她租的一间小公寓离卢森堡公园不远，阿绪拜尔敦小姐搬来跟我们一起住。弗罗拉·阿绪拜尔敦小姐的家人都已不在，一开始她是我母亲的小学老师，后来陪伴我母亲，不久两个人成了朋友。我一直与两位妇人一起生活，她们的神情都带着相同的温柔和忧伤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她们总是穿着丧服。某天，我想距离父亲去世已经很久了，我发

现母亲的草帽上的带子从黑色变成淡紫色：

“哦，妈——”我惊讶地叫了一声：“你戴这颜色太难看了！”

第二天，她的带子又变成了黑色。

我的身体一直不好。母亲和阿绪拜尔敦小姐小心翼翼地对我，怕我累着，多亏我真的喜欢学习，她们才没有把我培养成一个懒人。等到季节宜人，她们以为我的脸色之所以苍白是因为在城里待久了的缘故，认定我要远离城市。所以到了六月十几号时，我们动身前往勒阿弗尔附近的奉格司麦田庄，我的舅父比柯伦是田庄的主人，每年夏天都接待我们。

比柯伦家在花园里，花园不是很大，外观也不好看，比起其他的诺曼底的花园，并没有什么特色。楼房有两层，白色，跟两个世纪前的楼房很像。楼房朝向东方，正对花园，前后两面各开有二十来扇大窗户，左右两面则是墙。窗户上嵌着方形的小玻璃，有些玻璃是新换的，跟旧的比起来显得特别亮，而旧的玻璃则露出灰暗的绿色。有些玻璃还有瑕疵，大人们称呼它为“气泡”，隔着玻璃看外面，树木歪七扭八，邮递员经过，身子隆起，像长了瘤子一样。

围墙把长方形的花园包围在里面，楼房前的草地很大，也很荫凉，有一条沙石小径围绕四周。楼房前的墙有一点低，能望见环绕着花园的农场院子。与农场分界的，是按当地规矩修的一条山毛榉的林荫路。

楼房背向西方，花园在这里看起来更加宽阔。南墙脚有一条被野花遮掩的小径，墙下的葡萄牙桂树和其他的树厚厚遮护小径，使其免受海风蹂躏。沿北墙也有一条小径，伸进树丛里，看不到踪迹。我的表妹们管这条小径叫“黑色小道”，一到傍晚就不敢再靠近。这两条小径都通向菜园，走下几级台阶，可以看到跟花园相接的菜园。菜园边上的那堵墙开了一扇暗门，墙外有一片矮树林，左右两边的山毛榉林荫路在矮树林那里交汇。站在西边的台阶上，目光越过矮树林就可以望见高原，高原上丰收的庄稼是另一片风景。再看向不远处的天际，那里有一个小村子的教堂。在黄昏夜风清凉时，有炊烟从村子人家的屋顶袅袅升起。

在晴朗的夏日黄昏，我们吃过饭，便去“下花园”游玩。走出暗门，停在能够俯瞰田野景色的林荫路上。舅父、母亲和阿绪拜尔敦小姐在废弃的矿坑草棚旁边坐下。在我们眼前，小谷雾气弥漫，远处树林上空的天色染成金黄色。过了没多久，暮色渐渐深了起来，我们还停留在花园里舍不得离开。舅母几乎从不和我们出去，每次回来，我们都能在客厅见到她……对我们小孩子来说，一个夜晚就过去了。不过，等到很晚大人们上楼休息的声音传来时，我们都还在卧室里看书。

整整一天的时光，我们不是在花园，就是在“教室”，我们的书桌在教室里，这里原本是舅父的书房。我和表弟罗伯并排坐，须丽叶和阿丽莎坐在我们后边。阿丽莎比我大两岁，须

丽叶比我小一岁，四个人里面罗伯最小。

我打算在这里写的，并不是我那时候的记忆，只是这些记忆跟我要说的故事有关。我的故事是在我父亲去世那年开始的。父亲的丧事给我的刺激太过强烈，即便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哀伤，至少也是由于看见母亲所承受的哀伤，让我产生了新的情感，我过分地早熟了。那年，我们再一次去奉格司麦，我看见须丽叶和罗伯时觉得他们似乎更小，在我见到阿丽莎的时候，我猛然明白，我们两个都不再是小孩了。

不错，正是父亲去世的那年。刚到田庄时，母亲和阿绪拜尔敦小姐的交谈证实我没记错。她们正在屋里谈话，我却不小心闯了进去，我听见她们在讨论我的舅母，母亲特别生气，说舅母没有服丧，或已经脱下丧服（说实话，比柯伦舅母穿黑色的衣裙，跟我母亲穿颜色艳丽的衣裙一样，我都觉得难以想象）。我记得那天，吕西·比柯伦穿着轻薄的纱裙。阿绪拜尔敦小姐是个和气的人，她正在努力地劝解我的母亲。她小心翼翼地表明：

“不管怎么说，白色的衣服也算在服丧嘛。”

“她搭在肩上的红披巾，你也称为‘丧服’吗？弗罗拉，你真让我恶心。”我的母亲愤怒道。

只有放假的那几个月，我才能见到我的舅母，明显是夏天太过炎热的缘故，我见她穿上了薄薄的，开得很低的衬衫。我的记忆里，她似乎一直都是这样子。我的母亲不喜欢她红色的

披巾，看到她这样裸露的衣着，母亲更加气愤。

吕西·比柯伦是一个美丽的女人，从我保存的一张她的小画像里，就能看出她当年的美貌；她很年轻，透出一股特别的韵味，看起来就像她女儿们的姐姐。她按照习惯的姿势侧身坐着，左手撑着微微倾斜的头，小拇指在唇边俏皮地曲起。一副粗眼孔的发网兜住松散在后颈的髻曲的长发，衬衫衣领大开，露出脖子上一条宽松的黑丝绒带，带子吊着一只意大利嵌工的小金盒。腰间有一条黑丝绒的腰带，扎出飘动的大蝴蝶结，一顶宽边的草帽用帽带挂在椅背上，这一切都为她增添几分稚气。她的右手垂下去，拿着一本合拢的书。

吕西·比柯伦是克里奥尔人，她没见过她的父母，或者是很早就失去了父母。我的母亲后来跟我说，那个时候服提叶牧师夫妇还没有子女，便收养了这个弃儿或孤儿。不久，他们举家搬离玛提尼克，带着孩子迁到勒阿弗尔，和比柯伦家住在同一个城市。服提叶家和比柯伦家交往很密切。我的舅父当时是国外某家银行里的职员，三年后才回家，见到小吕西的第一面就爱上了她。他立即向她求婚，这惹得他的父母和我的母亲十分伤心。那一年吕西只有十六岁。而在这期间服提叶夫人诞下两个亲生的孩子，她发现养女的性情日益古怪，便开始担心她是否会影响到亲生的孩子，再说她家收入微薄……这些事情都是我的母亲告诉我的，她是要我明白，服提叶家为什么会答应她弟弟的求婚。除此以外，我也猜测，母亲他们是不是也为

年轻的吕西担心。我十分了解勒阿弗尔的社会风气，所以我不难想象勒阿弗尔的人会用什么态度对待这个迷人的姑娘。后来我认识了服提叶牧师，觉得他是个友善，既勤奋又纯朴的大好人，面对困难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，遭遇邪恶就完全束手无策，当时他肯定陷入了困境。再说服提叶夫人，我不知道说些什么；她在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因为难产死了，这孩子的年龄与我相差不远，后来他还成了我的朋友……

吕西·比柯伦很少跟我们交谈。午饭过后，她才从卧室姗姗下来，下来以后便躺在沙发或吊床上，等到晚上才又神色慵懒地从那上面站起来。她时常用一块手帕搭在额头上，仿佛在擦拭汗水，其实她的皮肤根本看不出汗水。那块手帕非常精美，散发出来的味道如果不是花香，那么便是果香，令我十分赞叹。她也时常从腰间的表链上取出一个有光滑银盖的小镜子，那上面还吊了其他小物件。她用镜子照照自己，用手指在嘴唇上沾一点唾液，润润眼角。她常常拿本书，但是那本书几乎总是合拢；书页中间夹有一张角质书签。当有人向她靠近，她也不会从遐想中醒过来，看上别人一眼。往往在她不经意或者疲倦的手里，在沙发的扶手或者从衣裙的褶皱里，手绢会飘落地上，又或者一朵花，或者一本书。直到某一天——还是我童年的时候——我拾起书，发现是诗集，我的脸不禁红了。

吃过晚饭以后，吕西·比柯伦也不会和大家一起围坐在桌子旁，而是坐在钢琴前面，悠闲地弹一首肖邦的慢调马祖卡舞

曲。有时节奏会突然中断，停留在一个和弦上。

每次我站在舅母旁边，总觉得不自在，像是不安，也像是迷惑，爱慕与恐惧混合在一起的骚动。我的本能心里提醒我远离她，而且我察觉到：她蔑视弗罗拉·阿绪拜尔敦和我的母亲。阿绪拜尔敦小姐怕她，我的母亲不喜欢她。

吕西·比柯伦，我不要再怨恨你，我希望我暂时可以忘记你造成的伤害有多大；不管怎样，我尽量用温和的语气谈论你。

如果不是这年夏天，那么就是第二年夏天，因为事件发生的地点是相同的，所以有时重叠在一起的记忆让我感到有些混乱——某日，我去客厅找一本书，发现她在里面。我正想着退出去的时候，她突然对我说话——以往她看见我当没看见一样：

“你急匆匆地，要去哪里？芥龙，你害怕看见我吗？”

我朝她走近，心怦怦跳得很快，我努力地向她微笑，手伸在她面前。她的一只手握住了我的手，另一只手抚摸上我的脸颊。

“你的母亲是怎样给你穿衣服的，可怜的孩子，穿得真糟糕……”她说，并开始扯我的衣领，那时我穿的是一件大领海军服。

“海军服的衣领要大大地敞开！”她正说着，又扯掉我衣服上的一个纽扣。

“来，看看，你这样好看多啦！”她拿出小镜子，让我的脸贴近她的脸，又用裸露的手臂钩紧我的脖子，手慢慢摸索进我半敞的衣服里，还笑着问我这样会不会痒，同时她的手继续往下探……探得越来越深……我突然跳了出去，衣服都被挣破了。我红着脸跑走，身后是她的叫嚷：

“呸！你这个傻瓜！”

我跑掉了，一直跑，跑到菜园深处停了下来，用菜园里小水池的水浸湿手帕，捂在额头上，又洗又擦，企图把我的脸上，我的脖子——身上这女人触碰过的部位的痕迹全部擦去。

偶尔吕西·比柯伦会突然“犯病”，然后闹得全家都不安宁。一到这个情况，阿绪拜尔敦小姐就会紧张地领走孩子们，让他们去做别的事情；可是，他们谁都无法抵挡那从卧室或从客厅传来的可怕的叫喊。我的舅父不知道怎么办，走廊里有他焦急奔跑的声音，又找毛巾，又取花露水，又要拿乙醚。到夜晚吃饭的时候，舅母还没出现在餐桌上，舅父的脸上露出忧虑的神色，看上去苍老不少。

发病差不多过去以后，吕西·比柯伦将她的孩子叫到身边——被叫的孩子往往是罗伯和须丽叶，几乎没有叫过阿丽莎。每当到了这种忧愁的日子，阿丽莎就在自己房里，闭门不出；舅父有时去阿丽莎的房间看她，因为父女俩经常谈话。

舅母的发病往往会吓到仆人们。有一个夜晚，舅母的病情特别严重，那时我还在母亲房里，听不清楚客厅里的骚动，只

听见厨娘在走廊里一边跑一边叫：

“先生快下来看看！可怜的太太要死了！”

我的舅父当时在阿丽莎的房间，我的母亲去迎他下楼。过了一刻钟，母亲和舅父从我所在的房间的敞开的窗前走过，似乎没有注意到我，母亲的声音传了过来：

“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怎样想的吗？她这么闹，是在做戏。”母亲还一字一顿地重复了几遍：“做——戏。”

这件事发生在暑假要结束的时候，那时父亲过世有两年了，从那时开始，我几乎没有再见到舅母。可悲的事件摧毁了家庭的幸福，在这可悲的事件结束之前，还发生了一件小事。我原本对吕西·比柯伦复杂而模糊的感情因为这件小事一下变成纯粹的仇恨。但是在讲述这些情况之前，我想先说一说我的表姐。

阿丽莎长得很漂亮，只不过那时我并没有察觉；吸引我，还让我留在她身边的，不仅仅是她的美貌。不用说，她和她的母亲长得很像，但是她们的眼神却完全不一样，所以过了很久，我才发现她们母女的长相很相似。阿丽莎的脸我描写不出了，她的五官甚至是眼睛的颜色我都记不清楚了，只记得她微笑时满含忧郁的神色，以及眼睛上挑得高高的两条弯眉，这种弯眉，我在别的地方也没有看到过……不，我见过，不过那是在但丁时代的一座来自佛罗伦萨的小雕像上，在我的想象里，琵亚特丽切（Beatrice，佛罗伦萨少女，但丁《神曲》中一个人

物的创作原形)儿时也有像她这样弯弯的眉毛。这样的眉毛让她的外貌甚至是她整个人,都添上了一种又渴望又带有信赖的探询表情——是的,一种热烈的探询表情。她浑身上下,全都是探询,全都是期待……我会告诉你们,这种探询是如何抓住我,然后又成为我的生命。

在别人看来,须丽叶似乎更漂亮,她身上是欢乐与健康所散发出来的一种光芒。但跟她的姐姐的优雅比起来,她的美丽就在外表上,似乎谁都能看到。再说我的表弟罗伯,他看起来并没有特别的地方,他只不过是一个年龄跟我差不多的普通男孩;我跟须丽叶,还有他一起玩,跟阿丽莎在一起的时候却是谈话。她不怎么跟我们一起玩游戏,不管我怎么回忆,我只能想到她严肃而温柔地微笑着,还带有深思的样子——我们在一起说些什么呢?两个孩子在一起,又能说些什么呢?在这里我会把我的想法跟你们说明。不过,我还是先把我舅母的事情说完吧,免得在后面又提到她。

父亲去世之后第二年,母亲和我去勒阿弗尔过复活节。因为比柯伦在城里的住宅很小,所以我们没有去他家住,而是去母亲的姐姐那里住——姨母的住宅比较大。提叶姨母孀居多年,我几乎很少看到她,也不认识她的子女。姨母子女的年龄比我大,性格跟我也有关。朴朗提叶家不是在城里,而是坐落在可以俯视全市的、别人称为“坡颈”的半山腰上。比柯伦家离商业区很近,有一条陡峭的小路可以直接走到朴朗提叶姨

母家，用不了多长时间。我每天都要从那条小路来来回回走好几次。

事发那日，我在舅父家吃午饭。吃完饭没有多长时间他就要出门，我陪他一起走，直到走到他的办公室，然后我又去朴朗提叶家找我的母亲。我到了那里的时候才听说，母亲和姨母出去了，她们会在晚上开餐时回来。我只能从半山腰上下来，去我很少有机会闲逛的商业区转转。我来到海雾浓浓的港口，那里被海雾笼罩，显得有些阴暗。我在码头上转悠了一两个小时，心里突然萌生出一种返回去给阿丽莎一个惊喜的想法——虽然不久前我刚离开舅父家。我一路小跑穿过商业区，敲响比柯伦家的门铃。一个女仆帮我打开了门，我刚想往楼上冲，开门的女仆却将我拦住：

“别上楼，杰罗姆先生！别上楼，太太的病又犯了！”

我没有理会女仆，直接往楼上跑：我又不是为了看舅母才来这儿的……阿丽莎的房间在三楼；一楼是客厅和吃饭的餐厅，舅母的房间在二楼，里面有人说话的声音。我若想找阿丽莎，就必须经过舅母的房间，而她的房门大敞，房间里投射出一道光线，照在楼道上。我怕被人发现，犹豫了小会儿，悄悄走进暗处里躲了起来。一看到房间里的情景我惊呆了：窗帘紧紧拉拢，两支烛台上竖着蜡烛，散发出温暖的光芒；我的舅母躺在房间中央的长椅上，罗伯和须丽叶站在她的脚边，身后有一名身穿中尉军服的陌生青年。现在我回忆起来，对那两个孩

子在场感到奇怪，只不过当时我还年幼，觉得这样没什么问题。——罗伯和须丽叶笑着看着那陌生人，用细柔的声音反复说：

“比柯伦！比柯伦！……我如果有一只绵羊，那么它一定叫比柯伦。”

我的舅母被逗得咯咯笑了起来。我看见她递给那青年一支香烟，让他替她点上。她接过来吸了几口，便把香烟扔在地上。青年弯下腰去拾，假装脚被一条披巾绊倒，一下子摔跪在舅母面前……幸亏闹了这出做戏的把戏，我趁这个时候溜过去，没有让别人发现。

我来到阿丽莎的房门口。停了半晌，我听见楼下传来了说闹欢笑的声音。我敲了敲门，却没有得到回应，我猜想或许是楼下说笑的声音遮住了我敲门的声音。于是我推了一下门，门悄无声息地开了。这个时候屋子里很黑，我一时间看不到阿丽莎的位置在哪里。最后我看见，她跪在床头，她的背后是一扇窗子，从外面投进落日的余晖。我朝她靠近时，她回过头来，却没有站起身，只是低低问：

“噢，芥龙，你回来做什么？”

我俯下身亲吻她，但我看见她的脸上开始流下泪水……

这一瞬间便决定了我的一生，现在想起来，我还无法无动于衷。那时对于她悲痛的原因我了解得并不十分清楚，但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如此巨大的痛苦，对于这颗战栗的幼小心灵，

对于这因为哭泣而抽动不能自己的柔弱身躯，根本无法承受。

我一直在始终跪在那里的阿丽莎身旁，不知道怎么描述心中这种奇特的激情，我只把她的脑袋紧紧抱在我的胸口，我的嘴唇深深地吻上她的额头，仿佛全部的灵魂都从嘴唇上倾泻出来。我在爱与怜悯中沉迷，一种弄不懂是热情、现实还是道德的混杂的情感里，我竭尽全力地向上帝倾诉，我愿意用我的一切，我的一生，来保护这个女孩子，我在内心祈祷，希望能帮助她遮蔽恐惧，遮蔽折磨，遮蔽生活。我最后跪下，将她拉入我的怀抱里，隐隐约约还听她说道：

“芥龙，他们没有发现你过来，对吗？哦！你快离开，千万别让他们瞧见你。”之后，她的声音更低了：

“芥龙，不要告诉其他人……我可怜的父亲什么都不知道……”

于是，我就真的没跟母亲提起，但同时，我也发现朴朗提叶姨母跟母亲总在小声讨论。她们两人神秘兮兮而忧郁的神色，我一靠近时她们就驱赶我道：“孩子，到一边玩去！”——她们的表现在向我表明，对于比柯伦家的隐私她们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。

我们回到巴黎没多久，就收到一通让我母亲回勒阿弗尔的电报：我的舅母跟别人私奔了。

“是跟一个男人私奔吗？”我问阿绪拜尔敦小姐，母亲让她照顾我。

“孩子，等以后你再去问你的母亲吧，我无法回答你什么。”这位照顾我的老友说，对于这件事，她同样感到很惊讶。

过了两天，阿绪拜尔敦小姐跟我起身前去看我的母亲。那天是星期六，次日我就能在教堂和我的表妹相见，这件事一直放在我的心上。我那还天真的想法，让我十分地看重我与表妹们能重逢在这神圣的场合。说到底，其实我并不关心舅母发生的事情，也为了面子，我闭口不向母亲问问题。

那天清晨，小教堂还没来几个人。服提叶牧师明显是在故意宣扬基督的选经题目里的一句话：“你们努力地在这窄门进来吧。”

阿丽莎的座位距离我有几排，她在我前面，这让我能看见她的侧脸；我认真地盯着她看，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存在，以至于我以为我专注听到的话语，都是她说给我听的一样。——我的舅父与我母亲坐在一起，他在哭泣。

牧师先把他那一节朗诵了一遍：“你们努力地在这窄门进来吧，因为宽宽的门与宽宽的路是通往灭亡，进入地狱的人很多；然而，窄窄的门与窄窄的路，却是通向永生，找到前往永生的人是极少数的。”之后他把那一节分成好几段，首先说说那宽宽的路……我走了神，仿佛在梦里，我看见我舅母的房间，看见她躺在那里，一脸笑容，而那位年轻的军官跟着她一起笑……欢笑这个观念，化身成为侮辱，也化身成为伤害，像